



[美] 苏珊·桑塔格 / 著

· 插图珍藏本 ·

论摄影

On Photography

黄灿然 / 译 小白 / 视觉策划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苏珊·桑塔格 / 著

·插图珍藏本·

论摄影

On Photography

黄灿然 / 译 小白 / 视觉策划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摄影: 插图珍藏本 / (美) 桑塔格 (Sontag, S.) 著;
黄灿然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5
书名原文: On Photography
ISBN 978-7-5327-5004-7

I. 论… II. ①桑… ②黄… III. 摄影艺术-文集
IV. J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2270 号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Copyright © 1973, 1974, 1977 by Susan Sonta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6-223 号

论摄影 (插图珍藏本)

(美) 苏珊·桑塔格 著 黄灿然 译
责任编辑 / 冯 涛 视觉策划 / 小白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177,000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ISBN 978-7-5327-5004-7 / I · 2817

精装本定价: 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这一切开始于一篇文章——讨论摄影影像之无所不在引起的一些美学问题和道德问题；但我愈是思考照片到底是些什么，它们就变得愈复杂和愈引起联想。因此，一篇催生另一篇，另一篇又催生（我自己也感到困惑）另一篇，如此等等——一组逐渐发展的文章，讨论照片的意义和历程——直到我写得够深入了，使得已在第一篇文章中勾勒、继而在后续文章中详述和借题发挥的看法，可以用较理论性的方式来概括和扩充；以及可以收笔。

这些文章最初（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发表于《纽约书评》。如果不是该刊编辑、我的朋友罗伯特·西尔弗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鼓励我，使我继续沉迷于对摄影的探究，则这些文章可能就不会被写出来。我感谢他们和我的朋友唐·埃立克·莱文极有耐心的建议和慷慨的帮助。

作者

一九七七年五月

目 录

在柏拉图的洞穴里 [1]

透过照片看美国，昏暗地 [41]

忧伤的物件 [77]

视域的英雄主义 [137]

摄影信条 [189]

影像世界 [233]

引语选粹 [265]

译后记 [303]

收集世界的残片 [307]

——代编后记

在柏拉图的洞穴里



希尔 David Octavius Hill
The Misses Binny and Miss Monro, 1845.



阿布斯 Diane Arbus
A Boy with a Straw Hat and Flag Waiting to March in a Pro-War Parade, NYC, 1967.

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①。但是，接受照片的教育，已不同于接受较古老、较手艺化的影像的教育。首先，周遭的影像更繁多，需要我们去注意。照片的库存开始于一八三九年，此后，几乎任何东西都被拍摄过，或看起来如此。摄影之眼的贪婪，改变了那个洞穴——我们的世界——里的幽禁条件。照片在教导我们新的视觉准则的同时，也改变并扩大我们对什么才值得看和我们有权利去看什么的概念。照片是一种观看的语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最后，摄影企业最辉煌的成果，是给了我们一种感觉，以为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储藏在我们脑中——犹如一部图像集。

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电影和电视节目照亮墙壁，闪烁，然后熄灭；但就静止照片^②而言，影像也是一个物件，轻巧、制作廉宜，便于携带、积累、储藏。在戈达尔^③的《卡宾枪手》(1963)里，两个懒散的笨农民被诱去加入国王的军队，他们获保证可以对敌人进行抢、奸、杀，或做任何他们喜欢做的事，还可以发大

①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章中描述一个洞穴，人一生长下来就在洞穴里，手脚被绑着，身体和头都不能动，他们眼前是洞壁，他们背后是一个过台，过台背后是火光，火光把过台上人来人往的活动投射到洞壁上，洞穴里的囚徒便以为洞壁上晃动的影像是真实的。柏拉图认为，这个洞穴就是我们的世界。——译者

② 又译“呆照”、“硬照”。——译者

③ Jean-Luc Godard (1930—)，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译者

财。但是，几年后米歇尔-安热和于利斯趾高气扬地带回家给他们妻子的战利品，却只是一个箱子，装满数以百计有关纪念碑、百货商店、哺乳动物、自然界奇观、运输方法、艺术作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分门别类的宝物的美术明信片。戈达尔的滑稽电影生动地戏仿了摄影影像的魔术，也即它的模棱两可。在构成并强化被我们视为现代的环境的所有物件中，照片也许是最神秘的。照片实际上是被捕捉到的经验，而相机则是处于如饥似渴状态的意识伸出的最佳手臂。

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它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这是一种让人觉得像知识，因而也像权力的关系。第一次掉进异化的例子现已臭名昭著，就是使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简化为印刷文字。据认为，这种异化催生了浮士德式的过剩精力和导致心灵受摧残，而这两者又是建造现代、无机的社会所需的。但相对于摄影影像而言，印刷这一形式在滤掉世界、在把世界变成一个精神物件方面，似乎还不算太奸诈。如今，摄影影像提供了人们了解过去的面貌和现在的情况的大部分知识。对一个人或一次事件的描写，无非是一种解释，手工的视觉作品例如绘画也是如此。摄影影像似乎并不是用于表现世界的作品，而是世界本身的片断，它们是现实的缩影，任何人都可以制造或获取。

照片篡改世界的规模，但照片本身也被缩减、被放大、被裁剪、被修饰、被窜改、被装扮。它们衰老，被印刷品常见的病魔缠身；它们消失；它们变得有价值，被买卖；它们被复制。照片

包装世界，自己似乎也招致被包装。它们被夹在相册里，被裱起来然后架在桌面上，被钉在墙上，被当作幻灯片来放映。报纸杂志刊登它们；警察按字母次序排列它们；博物馆展览它们；出版社汇编它们。

数十年来，书籍一直是整理（且通常是缩小）照片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从而如果不能确保它们不朽，也确保它们长寿——照片是脆弱的物件，容易损毁或丢失——以及确保它们有更广泛的阅览者。很明显，书籍中的照片，是影像的影像^①。但是，由于一张照片首先是一个印刷的、光滑的物件，因此当它被复制在一本书中时，它的基本素质也就不像绘画丧失得那么厉害。不过，书籍仍不是让大批照片进入一般流通的完全令人满意的形式。观看照片的顺序，是由书页的次序制订的，但是却没有什麼来规定读者按照安排好的顺序看下去，也没有什麼来指示每看一帧照片应花多少时间。克里斯·马克^②的《如果我有四头骆驼》（1966）是一部制作得非常出色的电影，它思考各种类型和主题的照片，提出了更巧妙和更严格地包装（或放大）静止照片的方式。观看每张照片所需的顺序和恰当的时间都是硬性规定好的；使人在视觉辨认和情感冲击方面都有收获。但是，转录到电影里的照片，已不再是可收集的物件，辑录在书籍中却依然是。

① 书中的肖像照之于肖像照，就如肖像照之于某个人。——译者

② Chris Marker (1921—)，法国作家、摄影师、电影导演。——译者

照片提供证据。有些我们听说但生疑的事情，一旦有照片佐证，便似乎可信。相机的一个用途，是其记录可使人负罪。从一八七一年六月巴黎警察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社员开始，照片就变成现代国家监视和控制日益流动的人口的有用工具。相机的另一个用途，是其记录可用来作证据。一张照片可作为某件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容置疑的证据。照片可能会歪曲，但永远有一种假设，假设存在或曾经存在某件事情，就像照片中呈现的那样。不管个别摄影师有什么局限（例如业余性质）或借口（例如艺术技巧），一张照片——任何照片——与看得见的现实的关系似乎都要比其他摹仿性的作品更清白，因此也更确切。创造崇高的影像的大师们，例如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①和保罗·斯特兰德^②，数十年间拍摄伟大、令人难忘的照片，却仍首先要展示有事情“在那里”发生，如同“宝丽来”相机的拥有者把照片当成一种简便、快速的做笔记的形式，或拿着“勃朗尼”相机的业余摄影迷抓拍快照作为日常生活的纪念品。

绘画或散文描述只能是一种严格地选择的解释，照片则可被当成是一种严格地选择的透明性。可是，尽管真确性的假设赋予照片权威性、兴趣性、诱惑性，但摄影师所做的工作也普遍要受制于艺术与真实性之间那种通常是可疑的关系。哪怕当摄影师最

① Alfred Stieglitz (1864—1946)，美国摄影师。——译者

② Paul Strand (1890—1976)，美国摄影师和电影导演。——译者



……有一种假设，假设存在或曾存在某件事情，就像照片中呈现的那样。

斯蒂格利茨 Alfred Stieglitz
Sun's Rays - Paula, Berlin, 1889, Gelatin silver print.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Alfred Stieglitz Collection.

